

溫疫論

上

醒醫六書

丙申年  
新刊

新增吳又可先  
生溫疫方論

令德堂藏板

醒醫六書瘟疫論引

夫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其傳有九缺治疫緊要綱節奈何自今迄今從未有發明者仲景雖有傷寒論然其法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少陽或三陽竟自傳胃蓋為外感風寒而設故其傳法與瘟疫自是迥別嗣後論之者紛紛不止數十家皆以傷

照例議處不足以示炯戒著卽革職來京候旨并將此通諭各該督撫知之該部知道欽此應遵

旨行令各該督撫實力整飭遇有司道代屬員求寬處分等情立卽嚴叅請

旨勿稍姑容以除弊習倘督撫聽從徇隱不卽指叅別經發覺將該督撫從重議處俟

命下之日臣部通行各省督撫遵照辦理等因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江省准咨

沿積習由來已久寔爲各省所時有爲督撫者苟能持已公  
正嚴切申禁不肯稍事姑容則司道知所儆懼望風而戢更  
何敢畧爲瞻徇若徒定處分條例而封疆大吏視爲奉行故  
事惟欲博寬厚之名以邀屬僚之譽則市恩姑息習爲故然  
在代求寬免者比比皆是而聽縱徇隱莫由上聞又安望積  
習之能革除是司道之瞻徇與否所關於督撫者正非淺鮮  
矣此案知縣璋庫著革職與案內有名人犯交該撫一併嚴  
審定擬具奏該道張冲之旣爲監司大員不能覺察于前又  
復徇庇于後飾說求寬兩次稟懇非尋常瞻徇者可比若僅

寒為辭其於瘟疫証則甚略之是以業醫者所記所誦連篇累牘俱係傷寒及其臨証悉見瘟疫求其真傷寒百無一二不知屠龍之藝雖淺而無所施未免指鹿為馬矣余初按諸家咸謂春夏秋皆是瘟疫而傷寒必在冬時然歷年較之瘟疫四時皆有及究傷寒每至嚴寒雖有頭疼身痛惡寒無汗發熱總似太陽証至六七日失治

未嘗傳經每用發散之劑一汗而解間有  
不藥亦自解者並未嘗因失汗以致發黃  
譫語狂亂胎刺等証此皆感冒膚淺之病  
非真傷寒也傷寒感冒均係風寒不無輕  
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傷寒希有況瘟疫  
與傷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馬攸分益  
見傷寒世所絕少仲景以傷寒為急病倉  
卒失治多致傷生因立論以濟天下萬世

用心可謂仁矣然傷寒與瘟疫均急病也  
以病之少者尚諄々以告豈至於瘟疫多  
於傷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論或謂瘟疫之  
証仲景原別有方論歷年旣久兵火湮沒  
卽傷寒論亦係散亡之餘王叔和立方造  
論謬稱全書瘟疫無論未必不由散亡也  
明矣崇禎辛巳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  
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

傳染始發之際時師誤以傷寒法治之未  
嘗見其不治也或病家誤聽七日當自愈  
不爾十四日必瘳因有失治不及期而死  
者亦有治之太晚服藥不及而死者或妄  
用峻劑攻補失序而死者或遇醫家見解  
不到心疑膽怯以急病用緩藥雖不卽受  
其害然遷延而致死凡此皆是訛感之輕  
者尚獲僥倖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

可勝計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簡  
古書原無明論是以投劑不效醫者傍皇  
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愈急醫愈亂不死  
於病乃死於醫不死於醫乃死於聖經之  
遺亡也吁千載以來何生民不幸如此余  
雖固陋靜心窮理格其所感之氣所入之  
門所受之靈及其傳變之體平日所用歷  
驗方法詳述於左以俟高明者正焉

崑

崇禎壬午仲秋吳趨吳有性又可撰

令德堂增補新鐫

附按

甲午冬余榻於某家一老婦呻吟痛苦徹夜不輟既問其故云自河間來於途中忽得此症喘嗽汗淋昏昏無所知便秘不行已經月餘翁與伊夫皆謂其無生理余憫而診之其脉浮沉俱無中按洪數兩寸將絕爲之苦思半夜不能名爲何症次日平明復診良久亦如之又閉戶揣摩竟日妄擬之曰脉結於中得毋有何邪氣填塞胸膈耶否則何絕食一月而不死也遂放膽以枳櫛爲君洪數閉結非寒可知佐以清

涼之味因老年辛苦之人瘡病纏身日久加以生者  
山藥熟地當歸服之至三更二便通利識人索食矣  
越三月始見此書頗有千慮一得之喜。一少年素  
弱屢患喉痺幾瀕於危今歲元夕後疾又作兼有外  
感狀余診之並驗舌審症曰此瘟疫傳表而未入裏  
也但脉不應指宜達原飲加三陽經藥仍須人參一  
錢助驅邪發表之力服此並喉痺亦可隨之而消矣  
服後表症悉除喉愈腫痛察之則知去參未用也次  
早易一方其家又潛減參五分晚易一方又祇用參

澤喉倍腫痛更危於苦屢刺之不潰余細度之表已  
解無下症脉亦和便亦利此分明瘟毒結於喉間氣  
弱不足以驅之耳與力言非參不可仍用一錢迫令  
服之頃刻喉腫自潰膿血甚多臭惡逼人此瘟毒之  
可驗者時十八日也不然縱倖而瘥又不知延綿幾  
何日受無限痛苦矣能神速如是耶 石門橋一庠  
生母年七十九正月初五日得病於二月二十六申  
刻過其門生垂涕跪求言病勢危亟入室診脉驗舌  
知瘟疫失下也幸脉尚有神乃重用硝黃見生有難

色曉之曰令堂津液殆盡矣服此可保回生晚遲大有可慮明早余停車前途候子報我佳音且方內用熟地二兩熬汁煎藥正爲保護老人元陰以助藥力也甫二鼓大泄二三次而安諸恙頓除按上二症一脈帶陽虛故用人參一脈帶陰虛故用地黃如論瘟疫本症太忌溫補熟地黃誤用猶可如邪傳裏人參在所必禁慎之審之。任正一室女弱症經年至春甚劇病按連篇余診後以按擲還伊父曰此瘟疫也何庸多按爲再驗舌色及叅瘟疫中所應有者一

七而遍身疹出 秋友人一館僮水瀉已二十餘日  
謔語絕穀狼狽不堪診知瘟疫舌胎芒刺可據竟用  
硝黃夜半大泄一次而愈瀉亦頓止二日餘瘟復見  
於症更下之而痊 按上二症一雖久病見瘟則專  
治瘟一雖久瀉有毒則仍攻毒倘一猶豫即俱失之  
矣○五月初四日有患肢脹垂絕者兼足痿而喉噎  
給二方以姑試之初七日來求治云已回生矣及至  
而診之脉忽現瘟象隨用枳榔大黃以解之清養數  
日復理前症而起 近遇一患喘症者已二十餘年

每秋冬必大作殮具屢辦余與一七而減與再七而  
息甫隔二日忽感瘟氣一宿而表裏盡傳治以三消  
飲加減一七而安按上二症治本病時俱用參桂  
及至染瘟只得掃除前見舍本治標但原方中有大  
苦寒者酌改之或加本病所宜清涼之味以兼理之  
亦一變通法也○有新婦經過期不行嘔吐惡食家  
以爲娘因久痢有寒熱喘嗽諸症來謀保胎之方診  
之曰脉無和緩活動意何胎之有但覺滿指瘟氣耳  
即令有胎解毒便是安胎良法沉初起惡寒手足俱